



●觀眾被石虎晚年創作的巨幅作品《共華圖》吸引。

石虎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畫壇創新的代表人物之一，1942年生於河北徐水縣，1979年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中唯一的藝術家隨團出訪非洲13國，並於次年出版《非洲寫生》畫集，在全國產生極大影響。

石虎也是為數不多在中國美術館舉辦過兩次大展的畫家。但在2013年書畫大展後，他驟然轉身，從大眾視野中淡出，退居嶺南河源客家山下村。本次展覽的作品，即以其隱居期間的創作為主。

「在石虎晚年的作品中，我們首先感受到歷史文化的沉澱，以及更加成熟的藝術語言，」展覽策展人、芝加哥藝術博物館亞洲拓展事務執行總裁汪濤認為，在大尺幅作品中，石虎善於解構與重組人物、動物形象，表述其對中國歷史、社會、信仰的理解。藝術家以燦爛重疊的色彩鋪陳和錯綜複雜的構圖，給觀者強烈的視覺衝擊。其藝術靈感也可能來自中國古代的廟堂壁畫。

石虎於2017年和2018年分別完成的兩幅巨作《共華圖》和《十八羅漢》，今次也在上海展出。超過13米長的畫面，通過對宗教諸靈、芸芸眾生的刻畫，傳達了藝術家對當代社會及人性的領悟：人不光有物性，還有神性。他的另外兩幅大型作品《訣陰圖》《八仙過海》分別以道家八仙的民間傳說、奇門遁甲的陰陽占卜為題材，用大塊暖冷色對比，輔以靈動的線條分割，把觀者從凡塵俗世引入神秘未知世界。

堅持文人畫之傳統

「如果說其大幅作品着眼宏大主題，注重表現深厚的『大歷史』，石虎的一系列小型畫則另闢蹊徑，透過人物、動物、風景、活動傳達出『微觀歷史』的體悟。他畫筆下的親人舊友、曾經的居所，透着對故鄉的綿綿思緒。」汪濤觀察到，藝術家善於用形象作隱喻，觸發觀者想像。畫中一再出現的背影和歸途也被賦予特殊含義。「例如《秋言圖》裏的女性與紅葉相纏，象徵着收穫與成熟；《暮歸圖》裏的背影披蓑衣、戴笠帽，牽牛而歸，寒冷陰霾的天氣沒讓他停下腳步，遠處有那麼一點光亮，像是黑暗中希望；《暮歸圖》中的婀娜村姑肩挑竹籃，在柔和微風中融入寧謐黃昏，似在傳達『美是人類的夢鄉』；《辰宵圖》中的人物背影是畫家本人，一位命中注定的漂泊者，他扛着重重的行囊，從跌宕起伏的過去走來，在風雨顛簸之後，安然漫步，踱入星空閃耀下的未來。」

1996年，石虎在抽象大師、法蘭西學院終身藝術院士朱德群及海內外眾多美術名家的支持下，就任世界華人藝術家協會主席。2023年，他榮獲世界華人美術金筆獎特別功勳藝術家紀念獎。在汪濤看來，石虎的作品體現了西方印象主義、抽象表現主義、點彩派、立體派等各種藝術流派的影响，「但

我們很難把他的作品歸類為某一流派，石虎本人也從未把西方現當代藝術視為圭臬。」知名美術評論家、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邵大箴曾在《虎虎有生氣——石虎其人其畫》中表示，石虎是中西融合派中的弄潮兒，但是在借鑒西方繪畫觀念和實踐的同時，始終堅持文人畫的傳統。

「線條見心性，真正的中國畫家，其實只要看一根線條，就知道其修養、造詣，以及生命的狀態、厚度與張力，」展覽學術主持顧村言表示，石虎最初打動他的，緣自那根線條，「無論水墨抑或重彩，皆重一個『寫』字……觸處彷彿皆可見大塊噫氣、大塊文章。既可見清新悠遠的江南意蘊，又可見宏闊的雕塑體積之感。」

傳承老祖宗的精神氣

顧村言在石虎辭世前數月，曾在山下村與他進行了兩天的對話。在《石虎最後的長談》中，顧村言回憶：「彼時，年已八旬的石虎，居於山下村多年，長髮編辮，或躡行於山下，撫松觀月，或正襟危坐，月旦人物，臧否藝壇，或回顧從藝之路，我行我素，或詳說『法無定』、『象無形』，恍兮惚兮。」

談及出道以來的種種爭議，上至官員、下至同道的不同聲音，甚至被斥「他不畫手畫，用腳畫，純粹是精神污染」，石虎早已釋懷，「其實不管這個社會、這個世界怎麼評價，是出於什麼樣的角度，什麼樣的對抗，什麼樣的矛盾，褒也好、貶也好，可以都不管。我們的心智不能變，對於那些精神性的、生猛元渾之氣，這是中國人老祖宗最好的，真的不能丟。」

2023年，石虎因新冠病毒感染遽然而逝。於藝術家本人而言，或已借此回歸「自我完滿」。那次長談中，石虎曾對顧村言說：「印度《奧義書》有很精闢的話，我讀了很感動，『生活是什麼？生活就是自我的迷失。』比如短時間睡覺，睡着了，你就自我回歸了，你的魂全部回來了。一醒來之後，理智就支配你去迷失，慾望、目標，就讓你迷失了。然後疲勞，再睡覺，睡着那一剎那，魂又回來了。長眠不醒，就是自我完滿的回歸，自我完滿的回歸是死亡，無我才是我。」



●石虎2023年在山下村。
顧村言供圖

石虎晚年重彩佳作展出

穿梭古今中外藝術叢林

「茲山無盡——石虎最後十年布面紙本重彩畫展」正在海派藝術館熱展，展覽集中呈現了80餘件藝術家人生最後十年創作的重彩繪畫佳作。被譽為「東方藝術當代覺行者」「中國畢加索」的石虎，始終懷揣着圖新求變的勇氣，在傳統和現代、東方與西方的藝術叢林中自由穿梭、融合淬煉，最終形成了獨特的藝術標識，同時也成為中國藝術走向世界的「探路者」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

▲石虎在《晴平圖》中以簡潔筆觸繪出人物外衣。
▲晚年的石虎揮毫創作。
顧村言供圖



▲晚年的石虎揮毫創作。
顧村言供圖



▲石虎的《春歸圖》透有春日的清新生機。



▲《暮歸圖》中的光亮透着希望。

▼觀眾在展廳內欣賞《八仙過海》。



「夸德：彼托邦」連結大館古今 以雕塑語言詮釋特有建築歷史

藝術創作與歷史之間的關聯是什麼？什麼值得我們一再去思考？大館當代美術館正呈獻波蘭藝術家——艾莉斯亞·夸德在港的首個美術館個展「艾莉斯亞·夸德：彼托邦」。展覽涵蓋藝術家不同時期的九件作品，糅合雕塑、聲音、燈光和表演裝置多種媒介，以及應大館F倉歷史和建築而創作的全新委約裝置，借鑒科學和哲學概念，深入探究對現實和社會結構的質疑。

夸德生於波蘭卡托維茲，現居柏林。來過香港多次的她說：「對我而言，大館非常能夠代表人類歷史。在此發生和交互的事情有很多層次。」這次，她以豐富的雕塑及大型公共裝置創作經驗，特別為大館創造出一個非凡感知的多重宇宙「彼托邦」（意指烏托邦形成前的概念狀態）。

逆向轉動的時鐘、旋繞漂浮的岩石、反脆弱的椅子、隨著時間推移而隱約顯見的時針——這些作品邀請觀眾

關注和反思對時間、空間、系統和世界的感知。究竟世界是一個可被客觀測量的物體，還是一種主觀的感知概念？人們又如何感知和理解現實和社會結構？夸德以此為創作關鍵，透過獨特的藝術語言、極簡風格，和對物體的重新詮釋，巧妙融會物質性和象徵涵義，引領觀眾思考時間和空間建構的「真實」本質。

現實與鏡像在欄柵中交錯

展覽特別委約夸德就大館特有的建築環境和歷史，創作三件全新作品。其中主打的場域特定裝置《恐懼——融合》，參照大館F倉20世紀中葉的開放式女子監獄建築設計。藝術家精心安排監獄鐵欄的布局，與其他作品形成微妙聯繫，營造出現實與鏡像在欄柵中交錯的場景。觀眾將置身虛實相生的空間中，反觀自照生活中被困與自由的經歷。「有幸接受委託對我來講是很好的事，因為這樣我就可以真正對建構歷史做出反應。對我而言，這意味著觀察者是藝術品的一部分。」

沿展廳牆壁而行，無數時鐘指針以線性的方式排列，藝術家藉此重新建立測量空間的系統，以指針為丈量工具。每逢周末，表演性裝置《218天9小時》將由表演者沿牆身以

細小指針進行丈量，以時間將空間視覺化。

另一件重點委約作品是動態雕塑《彼托邦的天空》。為扣合「彼托邦」，藝術家就地取材，以大館保育工程期間保留的花崗岩石塊和紅磚為靈感創作。這些石塊也見證着時間流逝和監獄歷史。藝術家在一些磚頭的背面壓印上「UTOPIA」一詞（即烏托邦的英文）；這正與烏托邦相違背的監獄環境形成強烈對比。

《彼托邦的天空》經過精密計算和排列，讓懸浮的石頭在空中緩緩迴旋，試圖保持平衡。策展人何苑瑜表示，展覽不僅展示了藝術家在物料運用和意念敘事的創新方法，還呈現了其對大館文化遺產的重新詮釋，讓觀眾參與大館的歷史意義。

《逆流而動》《狀態（相互矛盾）》《遠距離傳播行動》等作品，皆展現了夸德對物料探索的顛覆性實踐，打破了觀者對日常物件的認知。

大館資深策展人郭瑛表示，展覽透過對大館歷史建材的精準運用，創造出一個連接古今的臨界平行實境。「夸德以其藝術語言，將這些歷史見證者轉化為漂浮的天體，在我們熟悉的世界中暗示另類的可能性。展覽要求我們超越表面現象，將建築遺產轉化為當代思考的媒介。每件裝置都像一道傳送門，把參觀者帶進另一個空間，其中的物理法則似乎被扭曲，時間以不同方式流動，而我們對現實的確定性也開始瓦解。」

展覽將持續至4月6日。夸德很高興獲得館方的支持與幫助。她還在工作人員的帶領下，獲得了區域內建築物的原始樓層地圖。隨後，她嘗試再次繪製出與過去地圖相似的網格。「因此，展覽與歷史和歷史的重複有關，但也涉及到克服事物、更新事物、回歸並記事物。而參觀者對細節和歷史元素的感知，也極大程度影響着他們在這一展覽空間中行走、思考的方式。」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



●這些石塊見證了時間的流逝和監獄歷史。



●《狀態（相互矛盾）》裝置的一部分。



●艾莉斯亞·夸德認為在大館發生的事情有很多層次。



●艾莉斯亞·夸德所作逆向轉動的時鐘打破了人們對日常物件的認知。